

陈舜臣作品系列

（日）陈舜臣◎著

张力薇译

曹操

曹操，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备受争议的风云人物。他改革东汉恶政，消灭北方雄豪，唯才是举，劝课农桑，在政治、军功、文学上颇多建树的同时，亦有权诈机变、虐残暴强的历史讥评。陈舜臣以其明晰洞彻的历史观，浑凝简的笔致，依据其独擅谨严的推理手法，结合史料，重新审视、探索曹操这个“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的历史真相。其中，作者更以历史为背景，在曹操的家庭生活和心绪互动上着墨良多，从而使曹操的形象新奇不凡，精彩连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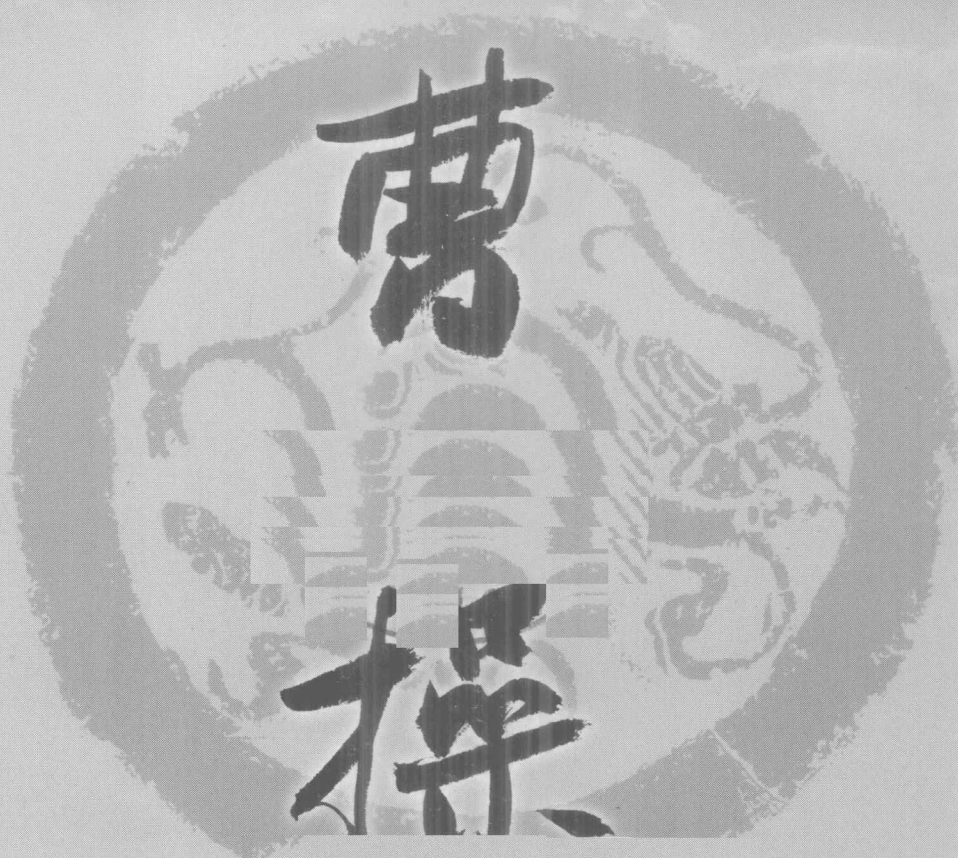


陈舜臣作品系列

福建人民出版社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陈舜臣作品系列



|(日)陈舜臣◎著|
张力薇译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人民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曹操 / (日) 陈舜臣著 ; 张力薇译. — 福州 :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211-06169-3

I. ①曹… II. ①陈…②张… III. ①历史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4548 号

曹操

CAOCAO

作 者: (日) 陈舜臣著 张力薇译

责任编辑: 雷 戎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211@fjpph.com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276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1-06169-3

定 价: 29.00 元

上卷

第一章	光和元年	3
第二章	安处亭	22
第三章	逃亡行	37
第四章	半年又半年	50
第五章	动乱前夜	62
第六章	岁在甲子	73
第七章	济南之相	83
第八章	归乡	96
第九章	西园八校尉	108
第十章	传国之玺	125
第十一章	从长安至青州	142

下卷

第十二章	父之死	159
第十三章	乱战	171
第十四章	东山之诗	183
第十五章	观沧海	195
第十六章	爱儿夭折	208
第十七章	赤壁往返	220
第十八章	志在千里	235
第十九章	东征西征	250
第二十章	时过时来	265
第二十一章	超世之杰	282
	后记（陈舜臣）	307

剪

標



上
卷



第一章 光和元年

东汉灵帝熹平七年（178年）三月，改年号为光和。

此年，曹操二十四岁，任顿丘县令。顿丘县乃东郡十五城之一。

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东郡距洛阳约八百余里。汉朝时，一里约为四百多米，故东郡距京城也就三百数十公里。从幅员辽阔的中国版图来看，这已经可以说是很近的距离了。而从东郡到曹操的故乡沛国谯县的距离也不过大抵如此。

两年前，自任命为顿丘县令以来，曹操每次心血来潮，不是随意前往洛阳，就是擅自返回故乡谯县。

“擅自离开任地，可无碍？”堂弟夏侯惇对返回谯县来家造访的曹操说道。

“无须担心，无人会过问此事。”曹操答道。

“你真是鲁莽！”

“被你这个鲁莽之人称为鲁莽，岂不乐哉！”曹操笑道。

夏侯惇曾经一怒之下，将侮辱自己老师的人杀死。那时他不过十四岁而已，却因“烈性之人”之名，让人惧怕。如今，有此称号的堂弟反而说自己是鲁莽之人，曹操不由苦笑。

“我们的部曲如何？可有松懈？”曹操问道。

夏侯惇挺起胸膛答道：“丝毫不敢大意，每日精心操练，无须挂念。”

所谓部曲，源自表示队伍单位的“营”、“部”、“曲”、“屯”等用语，取其中的“部”和“曲”组合而来，主要指武力集团。在官兵和私兵中均可适用，但在当时，更多指的是私兵。

因政局不稳，治安混乱，地方豪族逐渐开始拥有私兵团。说到沛国谯县的豪族，首当其冲的便是曹家和夏侯家，且两家皆亲属关系，故共同训练部曲。所以，方才曹操问起“我们的部曲”之事。

“有元让在，我心安也。”曹操说道。

曹、夏侯两家联合的部曲训练，全部委托于夏侯惇。元让，乃夏侯惇的别号。避开本名，以别号相称，是一种礼仪。

“孟德兄，”夏侯惇也开始用别号称呼曹操，“我们这一族，就指望孟德兄在朝廷迁升，威震于天下了。”

“哈！哈！身肩重任也。”

“孟德兄乃本族栋梁之才，理应责任重大。与其偷暇返回故乡游玩，倒不如前往洛阳多多结交达官显贵！”

“许久才回故乡一次，竟遭此训斥。……不过，元让，你要切记，与洛阳的达官显贵相比，还是自家的部曲更值得信赖。不对，如今的世道，也只能信赖自家的部曲了。”

“如此说来，你是为了视察自家部曲才返回家乡的吗？”

“正是如此。”

“那就一同前去看一下部曲的操练情况吧。”

“正合我意。”

“请！”

夏侯惇起身朝马厩走去，曹操紧随其后。

曹操之父曹嵩，实际上出生于夏侯家。夏侯惇之父与曹操之父乃是亲兄弟。曹操之父后为曹家养子。虽收异姓之子为养子甚是罕见，但因曹、夏侯两家历代联姻，关系密切，也便不足为奇了。

曹家自称是曾侍奉汉高祖刘邦的宰相曹参的后裔。夏侯家则是汉高祖的太仆（牧场、马厩、马政的长官）夏侯婴的子孙。然而，自东汉中期起，两家均趋于败落。

曹操的祖父曹腾乃是宦官。

所谓宦官，是指被实施宫刑后丧失男性功能，专门用于服侍后宫的人。皇帝的后宫不允许一般男子出入。东汉第三代皇帝章帝十九岁登基，三十三岁驾崩，之后的十代皇帝皆年幼时便继承皇位。十人之中，最年长的是十五岁继位的桓帝。殇帝在出生后百日便继位，翌年驾崩；冲帝二岁时继位，翌年驾崩。他们皆由皇太后垂帘听政，而能够接近宫中女性的唯有宦官。

宦官逐渐接近权力中心，并开始得势。除了宦官以外，能够与皇太后共议朝事的，还有皇太后的娘家人，即外戚。因此，宦官和外戚，围绕权力之争，双方对立起来。这种争斗，往往会以宦官胜利告终。因为皇帝一换，相应的外戚也便随之退场，而宦官却无须更换。

外戚中的窦氏、邓氏、梁氏虽显赫一时，却终归没落，甚至惨遭灭族。例如，和帝曾不满于外戚的专横，借助宦官之力，打倒过外戚窦氏。而在打倒外戚阎氏之后，立有功绩的十九名宦官均被封为列侯。一般的文武官僚，册封为列侯乃不易之事。而宦官却轻易地跻身于贵族之列。

在独裁体制中，独裁君主往往会重用自己信赖的亲信。与一般的士大夫相比，宦官更受到君主的信任。因为宦官总是跟随君主左右，而且大多是自幼年开始就服侍君主。士大夫各有家族，不免要为家族有所顾虑。宦官则不然，因无子，便可一心一意侍奉君主。

——成为宦官，便可出人头地，积累财富。

世人都这样认为，而事实也是如此。若想有求于朝廷或是官府，只能依靠宦官从中斡旋。上至官职任免，下至物品买卖，若没有宦官从中斡旋则无法成功。而谢礼通常会是一笔重金。

因此，有自愿接受宫刑的人，也有为自家幼子进行宫刑的人。

曹操的祖父之所以会成为宦官，曹家和夏侯家皆避而不提。

祖父曹腾自幼为宦入宫，陪伴六岁的皇太子学习，可见并非出于自愿接受的宫刑。

牺牲一名少年，乃是家道中落的曹家被迫之策，应该是无奈之举吧。士

大夫对宦官心怀嫉妒，同时也日益蔑视宦官。特别是十九名宦官被册封为列侯时，士大夫的愤慨超乎想象。

东汉王朝由出身于地方豪族的光武帝刘秀所建立，政权基础为地方豪族。他们终身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提高自身地位。然而，毫无家世可言的宦官却轻易跻身高位，甚至只要经宦官从中斡旋，毫无教养的暴发户也可谋得官职，这难免会招致士大夫强烈的不满。

曹家曾是地方豪族，可这一族却出了位令豪族唾弃不止的宦官，也许是为了舍虚名求实利吧。

被迫之策果真没有令人失望。曹腾侍奉的皇太子终于登基，即顺帝。曹腾被任命为六百石的小黄门，之后升为中常侍，最后晋升为宦官中最高位的“大长秋”（皇后侍从长）。这虽只是个两千石的官职，额外俸禄却甚多。

顺帝阳嘉四年（135年），特许宦官可以收养子并世袭其爵位。依靠宦官之力登基的顺帝，对宦官示好。

身为曹家牺牲品的曹腾，原本已脱离士大夫家族，却因此又得以再次成为曹家人，还要为没落的曹家谋得爵位，他从桓帝开始被封为费亭侯。于是，原本没落的地方豪族，再次显赫，并从有联姻关系的夏侯家找来养子。这名养子便是曹操之父曹嵩。

曹腾在宫中生活三十余年，侍奉过四位皇帝。有很多事必须经过他手才可办妥，所以相应的谢礼也不计其数。曹家因此成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大富豪。

久居于宦官最高位的曹腾，在养子曹嵩生下长子曹操那年，于洛阳离逝。据说他在看到孙子的脸后，才安心撒手西去。

曹操不记得祖父的长相。可据本族的老人们说，曹操不知为何长得不像父亲，却更像祖父。曹、夏侯两家世代联姻，所以流淌着夏侯家血液的曹操，长相与祖父曹腾相像，不足为奇。

——不仅是长相，就连性格也十分相似。大长秋也偶有惊人之举。

本族的一位老妇曾如是说过。

曹
操

在权谋充斥的宫廷里，曹腾能够长立不倒，实非易事，因此被世人评为“沉稳之人”，可他也有让人无法捉摸的一面，就是有时会做出一些令人出乎意料的事。

曹操一声不响地返回谯县，或许也是和祖父相似的一个例子吧。

——祖父的举动看似反复无常，事后细想必有其缘由。

曹操从母亲那里曾听到过这样的话。

曹操和堂弟并排骑着马，朝河边的练兵场而去。

前方迎面驶来一辆辎车。当时的士大夫，正式访问和旅行时乘坐牛车，一般的外出则乘坐一匹马拉的轻快辎车。车上不挂帷幔，以便观望四方，并由自己亲自驾驶前进，这便是辎车。

“那是子岳吗？”曹操问道。

子岳乃是谯县士大夫程家的主人，名峻，号子岳。

虽是同县的士大夫，因为曹家出了宦官，便受到程家的鄙视。因久未相见，且距离尚远，曹操才向当地的夏侯惇确认。

“没错，正是他。”夏侯惇答道。

一靠近骑于马上的二人，程峻便停下辎车，双手抱在胸前，作揖为礼。曹操和夏侯惇也下马作揖回礼。

二

秦始皇开创郡县制度，将天下分为三十六个郡，其下设县。郡县的长官，全部由中央任命派遣。

相对于此，汉朝时称此制度为郡国制。秦朝在秦始皇驾崩后不久便走向灭亡，原因之一便是地方力量薄弱。汉朝以此为鉴，在地方要害设置“国”，册封皇族为“王”。这就是所谓的藩屏。

郡和国虽同等级别，但郡的长官太守由中央任命，被册封的皇族没有实权，国的一切事务均由中央派遣来的“相”处理。太守与相级别相当。

全国约有百余个郡与国，其下设县。

曹操的故乡谯县属于沛国。秦时的三十六郡到东汉时变成百余郡遍布全国，不易管理，遂将全国划分成十三州。沛国隶属于豫州。

州的长官“刺史”并非行政长官，仅负责巡察该州管辖下的郡国，向朝廷报告，官位等级低于太守和相。太守和相的俸禄为二千石，但刺史最初的俸禄只不过六百石而已。到东汉末期时，州的刺史才享有和太守差不多的二千石俸禄。所以，在《三国志》里太守和刺史频繁登场，可以认为其官职相当。

郡国其下设县，大县有住户一万以上，其长官称为县令，而住户不足一万的小县长官则称为县长。

曹操二十四岁，任顿丘县令，俸禄八百石。顿丘县隶属于东郡，东郡归兖州管辖。

此次，曹操跨越州界，返回故乡之事，并未向上级，即东郡太守和兖州刺史汇报。虽是擅自返乡，但了解曹操的人，猜想他此行必另有目的。

部曲的操练，在城外的涡水河畔进行，这正是曹操想要看的。

曹操下马，立于河边，问道：“方才所遇子岳，问候吾等，实乃异常，此人素来鄙视吾等？”

夏侯惇撇撇嘴答道：“程家向夏侯家借三百万钱。”

“是否借给程家？”

“家父爽快应之。”

“原来如此，难怪方才如此客气……”

“此后，理应不会再诽谤曹家和夏侯家了。”夏侯惇说道。

此前，程峻曾四处诽谤曹家乃浊流之辈。诸如“即便金钱如山，也无法与吾等清流相提并论，曹家无有教养之人”的恶言恶语，不时传入曹家和夏侯家人耳中。

“前来借钱，真是恬不知耻！大概有所耳闻卖官之事吧。”曹操说道。

“卖官？”夏侯惇反问道。

“未曾耳闻吗？谯县终究还是乡下……同在谯县，程家却知晓此事，夏侯家未免过于悠闲了吧？”

曹操向夏侯惇讲起朝廷卖官的传闻。但实际上，不仅仅是传闻而已。

当今皇帝（灵帝）十年前还只是解渎亭侯，因先帝（桓帝）无后，便由皇太后和太后之父窦武迎立为帝，十二岁时即位。他是第三任皇帝（章帝）的玄孙，但他之前先后已有七位皇帝即位，所以算是相当远的皇室旁系了，就连他本人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即位。接近皇室血统的皇族可获封为王，而他只不过是侯而已。外戚窦氏之所以选中他，源于其年幼易操控。此外，还因为他不够贤明，若是贤明有为的皇帝反倒不易于操控。

灵帝无为无能。时二十二岁，对皇帝私用之钱太少深感不满。上一朝桓帝驾崩之时，国库金银已挥霍殆尽。

——朕想要可自由享用的金银。

灵帝暗自思量。即位前，其所管辖领地，乃贫穷村落。解渎亭位于现今河北省与石家庄之间，亭是县之下的单位。因是皇族末支，只能忍受贫穷生活。孰料到今日即位，宫中却无多余钱财供其自由享用。

——皇帝怎可如此贫穷？

灵帝甚为愤慨。所有官吏皆由皇帝任免，如此一来，便可收钱卖官。这就是卖官之由来。

“听说近来要在宫中西园建造宅邸，作为卖官之处所。价格也基本确定，两千石的官员标价两千万钱。程家借三百万钱，应该是中意于小县县长或是县丞之位吧。”曹操说道。

“岂有此理！什么世道！”夏侯惇嗤之以鼻。

“故此乃必需也。”曹操一边伸手指向在河边操练枪法的部曲，一边点头说道。夏侯惇声音奇怪地沉吟一声。

“部曲人数如何？”曹操问起。

夏侯惇缓过神来，深吸一口气答道：“超过千人。”

“千人？不足矣。”

“不足？”

“元让，你十四岁杀人，却未问罪，可知其缘由？”

“辱我师之人有错在先……难道另有隐情？”

“此乃表面缘由，实为县官惧怕吾家部曲也。”

“当时不过数百人而已……”

“仅此数百人就足以使县官惧怕。”

“如今各地难民正结伙四处掠夺，却无人敢接近谯县。拥有千人部曲的地方，就连流亡的饥民也避而不近。以前，像程家一样，对吾等心怀嫉妒，敌视吾家部曲之人，现在也甚为感激。多亏了吾家部曲，谯县才得以安居乐业。”

“元让啊，”曹操面带笑容，拍着夏侯惇的肩膀说道，“切记！今后部曲的对手并非饥肠辘辘的难民，故千人尚不足矣。”

“两千如何？”

“相差甚远。”曹操摇头说道。

三

“谯家居”位于谯县境内，相传此处为曹操诞生之地。

谯家居确曾为曹操故居，但曹操其实是出生在洛阳的。

其父曹嵩，仰仗养父的权威，踏上仕途官路，所以洛阳是曹家的长居之所。大长秋曹腾在孙子出生后辞世，也是死在洛阳的曹邸里。

曹操回到谯县，就部曲一事对夏侯惇做出指示后，便返回洛阳。虽然从任地顿丘县前来联络，但他并不认为自己长期离守有何不妥。没有人会追究此事的，即便有，他也不会对县令之职有所眷恋。

曹操从谯县北上，刚到梁国，便遇到了朝廷派出的急使。

——天下大赦，改年号为“光和”。

朝廷的使者遍布全国各地散布此消息。而且，曹操还得知，与家父交往

密切的前辈桥玄也已归乡。

桥玄出身于梁国睢阳的名门，其父与祖父都曾担任过太守。桥玄以相面闻名于世，曹操想请其为已相面而登门造访。

“哦，巨高（曹嵩的别名）之子？……要请老夫相面？……”

桥玄端详曹操的面孔片刻后，突然紧闭双眼说道：

“从面相来看，你并非信相面之人。既然如此，为何登门请老夫相面？”

曹操吃了一惊。确实，自己本非信相面之人。然而，盯着紧闭双眼的桥玄，曹操如是想道：“来相面者，大多半信半疑，如此说来，桥玄此话人人皆可适用……”

曹操素来是主张唯物论的现实主义者。尽管如此，他还是难以按捺住好奇心，恳求道：

“信与不信，视先生所言而定。先生，请讲，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不会介意。”

“哈哈，此话有理，”桥玄和颜说道，“不信也罢，你的面相老夫至今未曾见过。”

话音刚落，曹操放声大笑。高亢的笑声里夹杂着讥讽不屑。大笑之后，曹操说道：

“此话无法不信，今日是我与先生初次会面，先生怎可曾见过我？世人面相各有差异。”

“差矣，老夫所言并非此意，纵使世人面相千差万别，却也有类。你的面相，不属于老夫所知的任一类型，颇为独特。若你有才能，乃异常之才也，可谓异才也……”

“所谓异才，是世间难容之才否？”曹操问道。

“也许是吧，”桥玄答道，“但相反，也可认为是若无此异才，则世间难宁。”

“世间难宁？”曹操正襟危坐说道，“嗯，若能有此才能，岂不乐哉？”

“老夫遍览众人之面相，唯有你的面相与众不同……或许可称之为命世之

才也。请多多保重！老夫年事已高，难以保护自家妻儿，也许将来还须拜托于你。”

桥玄一动不动地盯着曹操的眼睛说道。

曹操再次放声大笑，声音却卡在喉咙里。

“你可去见汝南许子将，老夫为你写荐书。”桥玄补充说道，他始终注视着曹操的眼睛。

“多谢！”

曹操躬身致谢。

桥玄，字公祖，世称“严明才略”之人。任尚书令时，曾上书揭发南阳太守盖升贪污之事。因灵帝与盖升相交甚好，虽然桥玄主张处盖升牢狱之刑，但灵帝并不听从。不仅如此，反倒起用盖升为侍中（官中侍卫官）。桥玄一气之下，弃官归乡。灵帝对桥玄尚有不舍，遂下此圣旨。

——任命桥玄为光禄大夫。

光禄大夫是俸禄两千石的顾问官，工作轻松自由。所以归乡的桥玄，仍可任光禄大夫一职。

“汝南之行恰好顺路，值得前往。不必急忙赶路。”桥玄说道。

以人物鉴定家而闻名的许子将，此时正居住在其出身之地汝南，其字子将，名劭，曾任郡的功曹（人事主任），但不久便辞官。

——时局不稳，每况愈下。如今小人当道，仕途辛劳。

但凡有人劝他走仕途，他便以此言相拒。此事，反倒让他声名大噪。许劭之名，还借助其个人活动“月旦评”，广为世间熟知。

每月初一（即“月旦”）许劭公开发表人物评论，对当代的名人们品头论足一番。信息传播功能欠佳的时代，一般人都难以了解天下形势，但几乎人人都想知道当今天下由怎样的人物掌控。许劭的“月旦评”正好可以顺应民需。他既精通相面，又善口才，所以其“月旦评”颇为有趣。有关天下人物的信息，很快便从汝南流传至中原。

“若想出人头地，必先大肆扬名。”曹操告辞之际，桥玄如此说道。

若是见到许劭，或许会成为月旦评的对象。如此一来，曹孟德便会扬名天下。

汝南乃热闹之地。与沛国和梁国同属于豫州，全郡人口超过二百万。汝水流经之处，水路畅通，船只往来甚多。

“哈哈，此处就是月旦评流传至中原的必经之路啊！”曹操立于汝水河畔，喃喃自语道。

虽已递过名帖求见，但许劭那边一直未见答复。初次拜见某人时，事先投递名帖，标记上投宿之地，静候答复，这是自古以来的习俗。

静候一日后，曹操便叩响了许劭的大门。前日，投递名帖时出来应门的男子打开大门，问道：“有何贵干？”

“明知故问！莫非早已忘记前日投递名帖之事？我想见许子将。”曹操答道。

“所以方才问你为何事求见？”

“求其相面。”

“请回吧。”

“你不肯代为通报吗？”

曹操怒视对方。对方看起来三十五岁左右，厚唇大眼，小塌鼻，与严肃的脸庞极不相符。

“主人不见佩剑之人。”男子说道。

曹操突然拔剑而出，用剑尖抵住男子胸膛。男子往后退缩。

“你就是子将吧？”曹操说道。男子微微点头。

“若予以相见，必然会解下佩剑，但在门前为何以佩剑为借口拒绝相见？快给我相面！”

剑尖向前逼近，许劭后退一步。

“孟德果然鲁莽。”许劭说道。

“嗯？何人说起过我？”